



擇人瓶子論

第一,看瓶子里現有的水位。這代表一個人的能力水平。水位的高低很重要,如果水位特別低,說明此人沒有能力積累,是沒有辦法解決實際問題的。

第二,看瓶子有多大。這決定一個人成長的“天花板”有多高,決定他未來能成長為什麼樣子。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:“這個人,大概以後也就這樣了。”這句話背後隱藏的含義是:這個人的格局也就這麼大了。所謂“格局”,就是指“瓶子”的容量。“瓶子”容量大小,就很難從別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,無法追求彼此間雙贏的合作關係。在自己的小循環宇宙體系中,以自我感覺為軸心,周而復始地自轉,始終無法和周邊關係進行聯動,形成大循環,正向增強回路體系。或者說,以這個人的思維方式,在遇到問題之後,他會總是勸慰自

己:其實我已經做得挺好了;其實這個問題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;其實我沒有做好,都是因為意外……

你會發現,他總是試圖把責任推卸給別人,以此來發泄內心的不滿。也就是說,這個人“瓶子”的容量不夠大,即格局不夠大,以後就很難成長。

人的成就永遠無法超越他的思想格局。

第三,看瓶子中水量的增長速度是不是足夠快。這意味著一個人能力和水平提陞的速度。

有些人的能力水平可能今天並不高,那是因為他還年輕,工作年限不長,過去的經歷不足,之前沒有遇到非常好的公司進行系統化的職業培訓,從而導致能力水平不夠。

有的人“瓶子”進水的速度就像海綿吸水,“知識泉水”只要倒進去,立刻就沒了踪影,全部被快速吸收。而有的人呢,“瓶子”在進水時其瓶口就像蓋了瓷蓋,外觀華麗,晶瑩剔透,甚至光彩奪目,但就是滴水不進,吸收不了一點

兒外面的東西和不同的意見。

“海綿體質”的人,對很多事情充滿好奇心。他們總是關心:這件事你是怎麼做的?告訴我,你是怎麼成功的?他們在追求甘甜的知識泉水的道路上永不止步,並且總是樂於接受挑戰。比如:這件事還能做得更好嗎?我不相信這就是最好的狀態,我要再試試看。然後他們會興奮地去嘗試,一次又一次,哪怕頭破血流,也要達到最優解。

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,作為管理者,要注意不能讓他們成長的速度過快,要避免揠苗助長。

總之,如果一個人就像水量不是很多的大瓶子,目前能力水平不是很高,但格局很大,吸收知識的速度也特別快,那麼這個人就值得委以重任。

而如果一個人就像小瓶子,目前水量看着很豐盛,但一上來就幾乎裝滿了水,實際上水量並不大,而且用“瓷蓋”封了口,未來也無法再補充知識泉水。這樣的人,後繼無力,難堪大用。

文章來源:微信公眾號“劉潤”,謝駿飛圖

頂級資源都是長眼睛的

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令狐冲自帶“蓋章體質”——看上去特別走運,總能收穫頂級人脈資源,各路江湖大佬都愛莫名其妙地給他認證蓋章。開場不久,本來幾十年都不露面的風清揚就冒出來,非要指定令狐冲做唯一的傳人,教他獨孤九劍;沒過多久,少林寺的方證大師也跳出來,非要收令狐冲做關門弟子;緊接著,聖姑飛快地認他做男朋友;魔教大佬向問天要跟他做兄弟;魔教大老闆任我行也硬要他做女婿。

一個人的主角光環太耀眼,往往會引發誤會,還會招致嫉恨。林平之就恨令狐冲:大家都是主角坯子,憑什麼你一路有大佬扶持,越來越風光,我卻到處沒朋友,路越走越窄?

其實這真是一種很常見的誤會,諸如大佬不長眼睛,最好騙;有些人能得到高人垂青只因運氣好。難道主角都是躺贏的?當然不是。

舉個眾所周知的例子——郭靖。表面上看,洪七公是因為吃了黃蓉一只雞,磨不開面子,才教郭靖“降龍十八掌”,還給他蓋了“北丐傳人”的章。其實,他早就看出郭靖人品正

直,特別適合練“降龍十八掌”。至於磨不開面子,只不過是江湖散人瀟灑的藉口而已。

再說令狐冲,他集齊風清揚、方證大師、任盈盈、向問天、任我行、定閑師太六枚“神章”,這六個大佬的陣營、理念、性格等都完全不同,連連征服他們簡直比登天還難。



比如風清揚,他喜歡個個不羈、不拘一格的人,否則定被嫌棄。若換作林平之,他怎麼都不會蓋這個章;而方證大師、定閑師太喜歡仗義、血性的人,還要好玩、爽快。試問,江湖上人雖多,但既正直又不迂腐,既踏實又不遲鈍,既血性又不張狂,讓大家都肯說上一聲“好”的,能有幾人?而且,別看令狐冲被“蓋章”時輕鬆,之前積攢人品的過程可是相當艱難。

換作別人,遇到大佬是什麼反應?風清揚是怎麼指點令狐冲武功的呢?一上來就各種嫌棄,罵他“不成器”“蠢材”“拘泥不化、不知變通”……度量小點的人受了這氣,十有八九會懟回去:我堂堂華山派首席弟子,輪得到你來教我做事?如此一來,風清揚寧願把獨孤九劍帶進棺材都不會教給令狐冲。

如果在衡山撞上劉正風遇險,一邊是失勢的劉正風,一邊是強勢追殺劉正風的嵩山派大佬費彬,你幫誰?如果是利己主義者,最好的選擇定是落井下石,果斷站在嵩山派一邊。可是令狐冲沒有,他仗義執言去勸費彬,所以劉正風的師兄莫大先生才會感激他,始終對他高看一眼。

說到底,令狐冲的每個“章”都是久經考驗而得的。別以為大佬不長眼睛,越貴重的章越不會隨便蓋,越頂級的資源越挑人。面對大佬不能奴顏婢膝,而要優化自己,更要天長日久地積攢人品。

作者:六神磊磊

做人得有點童心



大人與孩子,分居兩個不同的世界。兒童對於人生自然,另取一種特殊的態度,即對於人生自然的“絕緣”的看法。哲學地考察起來,“絕緣”的正是世界的“真相”,即藝術的世界正是真的世界。

人類最初,天生是和平的、愛的。所以小孩子天生有藝術態度的基礎。

世間教育兒童的人,父母、老師,切不可斥兒童的痴狀,切不可把兒童大人化,寧可保留、培養他們的一點痴狀,直到成人以後。因為這痴狀就是童心。童心,在成人全是一種“趣味”。培養童心,就是涵養趣味。小孩子的生活,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。

我所謂培養,就是做父母、做老師的人,應該乘機助長,修正他們的對於事物的看法。要處處離去因襲,不守傳統,不照習慣,而培養其全新的、純潔的“人”的心。

對於世間事物,處處要教他用這個全新的純潔的心來領受,或用這個全新的純潔的心來批判選擇而實行。

認識千古大謎的宇宙與人生的,便是這個心。得到人生的最高愉悅的,便是這個心——赤子之心。作者:豐子愷

與其他國家的人相比,日本人很少使用“幸福”一詞,特別是在日常會話中。

日常不使用“幸福”一詞,不僅因為日本人生活上與幸福關係疏遠,還因為他們養成了對幸福有所迴避的習性。

比起滿月,日本人更喜歡帶有些許殘缺的月亮,興許也是受到這種“幸福論”的影響。回顧一下日本人幸福感淡漠的由來,可以知道,自古以來,日本就被反復地灌輸了這樣的觀念:幸福是危險的、空虛的,而忍受不幸才是美德。

日本自古就有不少關於修養的書,這些書幾乎都毫不例外地告誡人:“如果九分不滿足,十分就滾出來了。”

意思是說,人如果期望一切都達到十分滿意的程度或者期望達到幸福的狀態,雖非罪惡卻是危險的,這將會成為痛苦之源。

這種想法不用說,是出自老莊的少欲知足思想。老子的“知足所以不殆”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,可以長久”,就是說:做人做事知道滿足,懂得節制,才能長久。

日本古時,鴨長明在《方丈記》中說,“有財多慮”,“人所營皆愚,尤以造家宅于如此多危之京中,耗財惱心,實為愚中之極”,所以“唯草庵,閑逸無慮”。其結論依然是幸福危險論,即認為優渥的物質條件,會帶來恐怖和不安。

吉田兼好在《徒然草》中也反復主張:物質的幸福是危險的。“財多疏于守身,招累致害之媒也”,而“身死留財,非智者之舉。……有言‘唯我得者輩,爭家業,其狀惡也’。他甚至舉出爭奪遺產的惡例,主張只要有“以保朝夕之物”就可以知足了。

鴨長明和吉田兼好的幸福危險論,不過是接受了老莊和佛教思想的隱士的個人見解,並未被當作處世的教訓廣泛地向一般民眾說教,讓民眾接受。

禪語中常見的“日日是好日”,也是一種對日常的感恩之心。可是,對德川幕府來說,為了構築封建社會牢固的基礎,卻有必要在施以武力壓制的同時,向民眾植入“毫無不滿意地接受嚴格的身份制”的心性。自德川家康以來,侍奉過四代德川將軍的御用儒者林羅山在通俗

解釋仁義禮智信的《春鑿抄》中,就多處以恫嚇的語言強調幸福危險:“欲縱終必滅,志滿後必毀,樂極悲自來。謹言慎行不可輕也。”

不只林羅山一人,德川時代的儒者們為了防止民眾的不平、不滿情緒爆發,在種種說教中專門告訴人們:企求幸福是危險的。貝原益軒就是這種幸福危險論的代表。他說:“財祿有止,私欲無止。任所欲無止,必財盡途窮。……縱享萬貫之俸,而隨心所欲,富家亦必有財竭後日,既苦自身,且累他人,為一生之苦、子孫之不幸。”

貝原益軒進而將其道理推演為:“萬事滿至十分,其上無以復加,憂患之本也。古人曰:酒飲微醉,花觀半開,此言至理也。”

貝原益軒的幸福危險論以各種形式,通俗地進入德川時代的民眾之中。而且他不止說“幸福是危險的”,或說“事物不足才是安全的”,僅這些是不夠的,他還告訴人們:人如果不懂此理,一定會受到更高的絕對權力——“天道”的處罰。比如,受到世間的讚揚,或感受到現實的幸福時,要想到“好事多磨”的諺語,壞事一定會伴隨幸福發生。《益軒十訓》中說:“易曰:天有盈虧,物有滿缺。古語亦

謂:藏多失厚。”天道之罰——天罰並不只是針對“人因貧窮而產生的”貪婪。

日本花道中,有時要故意營造出一種“不圓滿”的意境。一般來說,日本古來就有受恩負重之身多患的思想。如《沙石集》中說:“恩愈大,煩惱愈多,所營愈繁,身多危矣!”

因把幸運看作天賦之恩,所以便產生瞭如果享受的恩惠過大,反而會危及自身的想法,主張幸福過度反而不好。如果幸福超出限度,就會帶來災禍。還有處世說教書中說:“大福來,災禍起,當為訓,慎處之。”這種“幸福否定論”大概可以說是“幸福危險論”的基礎吧。

再有,幸福的條件之一快樂,反招苦,在心學中有大家都知道的“樂為悲之始”“樂為苦種”的古語。貝原益軒說:“世俗之樂,其樂猶不止,迅即為我身之苦,惑心,損身,惱人。”

德川時代的日本學者中,也有反對幸福危險論,提倡享樂主義的。不過,儘管他們認為享樂屬於人的天性,但依然保留著樂必有苦相隨的觀點。比如,富士谷御杖說:“凡人之常情,無不求樂厭苦,然只厭苦則招苦,只求樂則失

樂。”

這種認為享樂反招痛苦的思想,至今依然作為處世妙訣,被寫在談修養、談處世的書里。例如:“富有……反而因此感到苦惱。富有者未必幸福。”“忙忙碌碌地追求金錢,被金錢鞭打着,苦惱萬分地東奔西走。多麼痛苦呀!”當然,今天的說教沒有採取“幸福危險”“受天罰”的那種恫嚇的形式,但自鴨長明、吉田兼好以來的幸福危險論,儘管歷經歲月,仍照原樣被繼承下來,僅僅改換為現代語言,依舊被當作指導大眾生活的一個指針,實在令人驚訝。

日本寺院門前的禪語中,“苦難”出現的頻率遠遠高於“幸福”。

當然,在戰後的日本,極端幸福至上主義、享樂主義的社會心理已開始蔓延。它是與幸福否定論完全對立的。

儘管如此,至今還有許多日本人,在蒙受他人的好意時感到難以坦然接受。他們把他人的好意和得到的幸福視為“恩惠”,又認為這種“恩惠”必然帶來沉重的負擔。因此,他們在接受幸福的同時,感到被置于承受負擔的煩惱和束縛之中。

太宰治在小說《人間失格》中,鮮明地描繪了日本人獨有的這種可稱為“幸福負重”的感情:

同一時期,我還受到銀座某大咖啡館女招待意想不到的恩惠。雖然僅僅一次,但拘于這一恩惠,我感到不安和恐懼,連身體都不敢動一動……

這種幸福反而是重荷的心境,令人感到其同古時的“幸福危險論”,尤其是《沙石集》中的“大恩危險論”是一脈相承的。

上文作者:[日]南博

附羅素語:對人的友善的關切,是愛的一種,但並非想緊抓、想佔有、老是渴望對方回報的那一種。這一種常常是不快樂的因子。帶來快樂的那種關切,是喜歡觀察他人,在他人的個性中感受到樂趣,並使接觸自己的人感到愉快,而不是想去支配他人或要求他人熱烈地崇拜自己。凡真用這等態度去對待他人的人,定能產生快樂,領受到對方的友愛。

日本人的“幸福危險論”

